天府廣記

天府廣紀卷之三十四

明董倫字安常世居燕之宛平元末累徵不出明初以薦舉為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侍懿文東宮多所輔導太祖聞而善之陞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宮晏駕出為河南左叅議盡心民事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后樂三十年以詿誤免官與教滇南建文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拜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公孝孺同入内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及髹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庚辰會試與太常少卿高遜志為考試官所放如湖廣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濙董轎得入其試

錄序有云天地之氣有盛衰而生才隨之氣之盛也致大忠
厚之人多而天下治氣之衰也險薄佻雎之徒衆而危亂作
世尤以為名言觧縉之謫河州也倫言之于上召還以縉為
翰林侍詔其汲引人材類如此建文間屢言當務覩睦不聽
燕王即位后倫年八十餘致仕悒悒吁嘆數日卒歸葬兗平

茅大芳大興人博學能詩人少有奇名洪武中儒士應辟與欽
淮南考績入朝召對悅之擢泰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
大芳感激顏其堂曰希董方正學為記建文即位擢右副都
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蔣梅殷云幽燕消息定如何聞
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閩中事

業蕭丞相墓上功勲馬伏波我老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
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死之

黄鉞平谷縣人洪武末年以奇童名見命送國子監讀書中宣
德癸丑進士除拜山東道御史從燕北征鉞疏言兵玩倚池
敵鋒正鋭陛下奈何以祖宗付托之身親犯危機乎不報駕
至灶木寨而師潰大駕蒙塵鉞奮鬭死焉

劉士原昌平人洪武中以才能薦舉擢山西潞州知州有惠政
及民陞陝西参議累官左布政使憩朝至京止跨一蹇隨一
僕帝廉得其實稱揚不已命馳驛赴任時有天下清官劉士
原之譽

劉英實坻人洪武中任為山西繁峙知縣廉能守法深得民心
后秩滿縣人詣闕乞留詔復任仍命禮部書其政績超擢以
旌示天下

李慶順義縣人洪武中以國子生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永樂
元年乃為刑部侍郎當建北京理工部尚書二十二年調兵
部尋兼太子少保仁宗皇帝命侍上謁孝陵慶約束侍從將
士不敢秋毫犯民上欲獵亦慶諫止遂留南京兵部宣德二
年安遠侯柳升等征交趾命慶參贊軍事至鎮西病作及交
趾境遂卒慶正直剛果遇事敢為不失操守深嫉脂韋媕娿
者以嚴馭下以恕用法有幹局仁宗即位慶嘗令直隸及各

都司官單史者于京師撥諭上嘉納之時大理寺少卿弋謙
言事有過于矯激者仁宗不悅大臣呂震劉觀等交口傾之
時惟虔與夏原吉不語然自是言事者少仁宗悔遂降勅自
引咎且勉諭羣臣又責舉己之嘗傾謙者震乃大愧于虔兩人
虔遇事侃侃爭論未嘗苟徇當時皆嚴憚之號為米步

凱甫兒平縣人洪武三十年舉人才授戶部主事有賢稱建文
元年陞松江府知府端謹廉明政平訟簡永樂二年坐累降
右軍都督府經歷三年以薦舉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四年仍
還陞工部右侍郎十九年遷都北京尚書遂北命備掌部事
二十一年奉命成造冬夏衣給賜雲南官氏生駱進等片號

隸官生周恩等役投仍奏准自后依府論贓不得奏請著爲令二十二年陞南京工部尚書宣德元年兼掌兵部事二年致仕循性凝重言若不出口遇事處之綽有餘裕故人稱爲篤厚君子云

熊恭讓玉田人洪武十三年舉賢明正直任漢陽知府恭讓首弟慎審治簡而明嚴而不苛判而民不怨蔣近省司凡徵發科徵之事獨倍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多阿奉取容無敢言者恭讓每遇重役必詣上官申理爭多減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庭蘭者徐州人知漢陽縣德惠愛民十餘年間漢陽民言郡守則稱熊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庭蘭云

李季尚大興人永樂初以國子生拜為春坊贊善講授經書涿兄禮符為人博學強記當時號為書庫及致仕猶訪以時政

宣德初以輔導功錄其子

黃潤玉字孟清世為鄞人十三歲時永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遂入籍宛平受廛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冱莽無人煙潤玉與同役墾定成北閣傾貲給僑賦墾幽灌蔬以為生稍隙輒肆力于學京有富翁僅一女欲潤玉為婿其家而同貲堅辭或問之曰原田實潤役也其慎行若此補順天庠生家關鄉試擢禮經魁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丁父憂改訓南昌府學陞行在交阯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生平著述甚富以朱子

嘗欲編禮紀附儀禮乃取儀禮析為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末亦各有意義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賦焉別為一卷通五卷皆為之註釋總曰儀禮戴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抉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旨皆淵與撰庸學通古以禮記深衣制亦有刪鄭氏誤註為裳而上藻長中繼掩尺註亦誤抉考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無纖撰爭波簡要志以道德經陰符經古註皆昧各為之註當因安逸佚柳溥問古兵法為註孫子其他備論戰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〻居二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

杜奇北平人燕王初起兵祿儀崔州冀下令境內舉賢良方正

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王怒立斬之時方急兵事未

暇逮其家及即位乃旌杜公以諸生而持正義史難於方正

學諸公世竟不知其名

張洪霸州人永樂初為兵部郎中太宗召至便殿問以急務數

對剴切上嘉之賜衣一襲玉硯一枚尋擢山東左布政維調

陝西值歲飢賑恤全活甚衆宣德二年廣東苗夷倡亂洪奉

宣布德威苗遂平秩滿請歸力辭休致

楊善大興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沉敏能為人策將事

將年甫十七太宗起北平已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及

即位眾進司賓署寺丞又六年進爲卿善重文翰與學士楊
士奇楊榮善既家都城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勝諸公
休沐有所燕賞則視善家若歸久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
是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鴻臚卿十二年滿考
進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
六十五矣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佐于謙當
九門外郛以與敵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仍領鴻臚事先時
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謁
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
衆爲止未幾遣善往漠北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

悉並市綺繡文紅線細之類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稍有以賂之其人引見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賂也先坐定善以利害陳之遂以善見太上皇善再拜進酹稱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太上皇太上皇因之令坐善頓首辭曰卑敢以草野廢君臣之大義也先嘆異之遂以輕騎奉太上皇與善歸及上皇復辟論善功封興濟伯尋加禮部尚書領部事卒年七十五謚忠敏

李敷字君學涿州人生五歲始能言為州學生永樂癸未經魁入國子監因言事切直受知仁宗命有司給以脚力每朔望率諸生朝見后授京衛經歷陞戶部主事歷禮部員外郎擢

已嚴厲臨事剛决銳于建立由江西右參議陞四川右布政使益礪廉隅官中物不私一毫志鋤奸豪有犯法者繩之不少貸蜀人稱為鐵面李在川中十六年正統八年召為吏部左侍郎協王文端直持衡公平人有定守以疾卒于官

韓定字世安號靜菴以錦衣衛籍因家京師定生而質確好學不倦正統元年以儒生選入翰林院習學夷字八年精于業授鴻臚寺序班景泰元年選入內閣辦事三年以無精楷書陞中書舍人天順元年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成化初入史館修英宗實錄及大明一統志續資治通鑑成陞僉正三品俸歷太僕寺卿定自幼事親孝處凡友愛親有疾躬視湯藥

衣不鮮帶既卒哀毀骨立依禮殯塟天性儉約雖祿漸豐平
居飲食衣服宅第器用未嘗奢靡至於姻族鄉里有貧不能
嫁喪不能塟几窮獨無告者則極力周恤無所吝居官四十
餘年在內閣書制誥朝入暮出無或少息處僚寀以義待生
徒以禮一時入館習書字者無不諳曉天順間詔求通書字
者大學士李賢以定應詔入奏覓音譯字之說上說賜寶鈔
錦綺

張敏永清縣人宣德癸丑科進士歷官給事中以才幹聞擢工
部侍郎敏倜儻不羣博聞強記居官不畏彊禦嘗忤逆振幾
被排陷然無隙可乘竟不能加害曹文忠于肅愍雅與孚契

李震先世山西臨汾人元季曾伯祖希賢遊宦于燕因家宛平
祖嘉永樂中累官禮部左侍郎震天資穎敏自幼嗜學以廪
補太學正領宣德乙卯鄉薦正統元年登進士選庶吉士次
工科給事中歷陞兵部侍郎奉勅巡視紫荊關一帶山場置
立界牌禁養林木衛護關隘防禦賊寇還奏稱旨震賦性醇
厚才識高邁居家孝友蒞官勤慎任兩京所至除弊興利政
聲籍籍尤厚于故舊東官孟侍郎初任南京住部堂后無忽
得疾卒同官諱之移歛廡外震往弔嘆曰孟公生為鄉佐死
可憂于此乎立命并殮寄殯究竟與其祖為友及殁其

弟安留金陵年老家貧且食指衆弗克返故里震在即為助舟車貲之其急于尚義類此

岳正漷縣人鄉舉后卒業國學李文忠時勉為祭酒蕭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端毅皆預為正統戊辰會試誤寘落卷侍講杜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及第授編修英宗復辟改修撰王冢宰翱薦正學相材召對文華殿上喜曰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足恃汝為朕努力正頓首命出赴閣正間為上言曹石勢太甚慮有變宜早為節制[illegible]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上下詔責躬乃正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遂有蜚語指為謗訕內批降廣東欽州同

知道鄒以母老留未行尚書陳汝言者曹石黨也誣正嘗言其不可用乃嗾邏者以事中正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越五年曹石以不軌敗上謂李賢曰向廬正固言之賢請曰正有老母幸放歸乃命釋爲民憲宗嗣位臺諫請復正及御史楊瑄二人以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復職允經筵講官纂修英廟實錄李賢欲出爲南京國子祭酒正不應忌者僞爲正劾賢疏草賢以是怨正會廷推正爲兵部侍郎與鄒給事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謗遂皆補外而以正爲興化知府成化己丑致仕時李鏵已敗朝廷還其故第年五十五卒于家公于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倘

視一世詩文高簡雅健精于書法嘗偶黃蘭亭遂稱絕品所著經解皆未就今惟類博稿行世深衣纂疏藏於家

尚劍字宗遠其先世居溧陽父琦從家寳坻正統壬戌進士觀政都察院掌院事者見劍姿宇魁梧及試刑名斷出儕輩甚器之奏請選進上為御史得二十有四人劍其首也按河南道兼幾掌道事是道分隸皆劇司庶考覈郡署以下及畿內百職政績激揚有方考察明允一時聲名籍甚嘗奉命按治遼東河南江西所至持風裁鋤強擊貪不少寬縱吏民協息咸服其在江西能聲尤著居無何朝廷推劍按察副使從民望也劍益振揚風紀有加于前累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甘肅大著邊功時閫內援邊撫例不得守制釗堅請將
命釗及選宮官孫蕤蘩事從全選鎮守于宮人感嘆咸頌弟
總戎暨中貴視其裝惟衣服籍書又相與嘆服其清操云

董芳字仲矩滁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大理寺評事陞左寺副
未幾陞左寺正法律精明濟以仁恕以故滯獄沉冤多所伸
辯時有巨室被盜方捕時東阿縣民蔣傑適與賊偕行因併
執縛傑不能辯以拷掠遂誣服方廉察之證驗皆明遂出傑
神策衛軍詐稱錦衣旗校奏言綱事詐取人財事覺有司以
詐傳詔旨論應死方以彼冒名誆財非傳旨無實跡因得減
論金吾衛卒領銅內石中道竊符板尺許邏者得之有司以

並內府物律斷方以物既領出非潛入內府盜者宜以監臨自盜論遂減從從其請平反感召此景泰乙亥夏災異期赴以濫刑為憂乃簡廷臣往讞諸處獄方得山西府太原民白政與邑人王進婦悉殺之投尸於河事覺政復誣進妻與己通同謀殺既成獄方疑彼為夫婦三十年生子十餘人安得有此乃盡拘鄉鄰質之且以事跡諮言反覆窮詰始得其情政遂服進妻得免天順丁丑陞本寺右丞時忠國公石亨用事熏灼中外或謂一往見得揚可立待方抑之曰士貴氣節屈千金軀忍恥以要權貴吾弗為未幾出其門者果皆敗聞者服之畏遷刑部右侍郎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理本部

事廵撫大同甫數月以刑部尚書召還京致仕卒贈太子少
保謚襄敏

陳壯字直夫其先越之山陰人父蕑戍交阯右移京師隸籍京
衛壯生時骨相奇秀父愛之每抱與人曰此子宜當還吾鄉
也年二十中景泰丙子順天鄉試二十七中進士授南道御
史翰林章懋莊昶黄仲昭俱諫鼇山詩宮壯慨然上疏力救
得改謫一峰羅公倫居官南都與壯極契厚及持父喪壯與
倫計處喪事徃復周悉壯躬身行之扶柩歸山陰營葬事畢
即結廬墓山不復與世交涉居三年人有不知陳直夫者士
大夫每稱之曰浙士居喪如古禮者惟見少保于公及今陳

御史耳服闕以毋徐老乞南道便養上書諭中宮汪直尚書姚夔苗守朱議言皆剴切遷江西按察使僉事壯念父母卒無意仕宦遂乞歸居鄉布袍蔬食作鷗沙亭讀書其中爲老爲之計弘治丙辰戊京吏部尚書張公悅侍爲福建按察使僉事辛酉擢河南按察副使隨職必有發明而剛直之氣不衰刑部尚書林公後爲都御史時特舉壯自代人重之如此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四歲舉神童景皇帝抱置諸膝六歲八歲兩召見講尚書大義命入京學天順八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八年以禮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直內閣累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士正德七年致仕又四年辛巳年七十謚文正楊公一清爵公孝友天植其素行金究王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歉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擾常應變恆介特不易所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于世陸儼山深曰戶部侍郎邵二泉寶詩一卷皆西涯李文正公卒后之作以致哀慕者往歲丙子秋深起告北來舟次廣川適聞文正之訃有一詩哭之曰細推天運幾生賢入是山川五百年廊廟江湖今復少文章功業古難全重來東觀嗟何及再過西涯淚惘然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泪雙褪壬申二月深嘗與陪扶何辨夫濟檢討藏希道端明謁文正公于私第議及國事

公手揮雙泪意甚悲愴落句蓋紀實也錢牧齋謙益曰公悲怡夙成風神娟秀歷官館閣四十年不出國門獎成后學推挽才彥風流弘長衣被海內學士大夫出其門墻者文章學術發然有所成就必曰此西涯先生之門人也寵相家居賜詩文書篆者填塞門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展紙磨墨公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遂欣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國家休明之運萃于成弘公以金鐘玉衡之質振朱絃清廟之音含咀宮商吐納和雅渢渢乎洋洋乎長離之和鳴共命之交響也

李賓嵎義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授浙江道御史累陞大理寺卿
各該衙門相沿以竊盜罪囚遇赦省倶免以革后所犯論爲
初犯免刺發冊貫其題律爲萬世常規赦條一時恩例今盜
賊日多律法從寬當發問擬做工往往隨即在逃仍復爲盜
見問者未結而犯之者卽至若欲弭盜以安民必須依律而
坐罪從之以革前革后准三犯論欽蒙奏定俾永爲遵守人
因刑部擬罪太刻其奏用法莫貴于寬平發落莫患于不一
用法寬平則人易信服而法亦可恆法不一則難以奉行而
民亦無所措手足矣疏中歷舉失刑者數事朝論韙之

朱銳通州人天順辛未進士少貧爲州庠生嘗宿學舍同舍生
失銀督者誣銳竊之銳不與辯償以銀后同舍生于他處得

簪乃悦還其銀人留于儒學門前拾得金銀器皿一包候于學門候其人至詢得其實歸之其人感謝以金竟不受健官工部郎中每過鄉里至州城西郭外即下馬步行遇閭里親識無貴賤貧富一接以禮鄉人仰之

段正以錦衣籍居京師正為文敏聰七歲作鸚鵡賦有奇句由京學生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拜御史屢遷謫官至江西左叅政生平嚴于自律家貧四壁蕭然于書無所不讀恒以道儒自期所著有介菴集三十卷宦遊集十卷柏臺公案十五卷課程日記三卷

張欽順天人官至工部右侍郎初為御史時巡視各廟関武廟

欲出關北狩欽閉關三勸臨蹕請回鑾武廟壯其忠遂止所

著有心齋奏議

高鏊字器之大興人初授業于醫者徐浦故又姓徐氏曾奏藥

乾清宮授冠帶值武皇帝將南巡鏊借醫切諫曰郊行野食

風雨罷勞動傷不測陛下即自輕奈宗廟何臣職在調護失

職當死不言當死而犯忌諱亦當死惟陛下裁之時諫者百

二十人皆遷外從鏊獨以小臣妄言論戍極邊會有詔徵還

歷進太醫院判僉四品俸

李淳順天人嗜讀書為行人數奉使足跡遍天下閱見益博九

載考最遷戶部員外郎李尚敏薦為光祿寺少卿曾考覈京

朝官為忌者所中謫外三疏引年歸榜于座曰五千卿將變
綮屈三章乞得一身閒紳居城南從禁籞西偏多蓄道書手
錄至盈箱篋所著有抱犢山人稿曾于百可漫志中見其求
解官疏云郡縣之職非循良豈弟者弗稱茲以學識淺露之
名而責其循良豈弟之政蓋亦難矣其篤切如此古云休官
亦由人詎不信哉
國
初其先吳縣人永樂間遷江南大姓實京師乃入籍大興為
府學諸生嘗謝客閉戶讀書一日大雪無火擁衾端坐竟夜
作聲益悲鄰舍聞之皆嘆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為里中所重
然七試不售歲貢入太學弘治乙卯進直隸沭陽令治化大

行户不使閫七年移牒告歸令未下飄然而行歸家徒壁立傾終日陶陶賦詩所著有詩集四卷

田景賢涿州人成化乙未進士初任給事中值貴戚慶雲伯周壽用事景賢首倡劾之上震怒廷杖幾斃猶極言不諱未幾擢通政參議累奉命查理邊儲經畧戎務建議切時宜官吏非貪虐與著者務在從公全輿論稱為長者繼陞太常寺少卿從掌通政司后加禮部侍郎尚書仍掌太常寺事進太子少保賜玉帶麟服皆出特恩當逆瑾擅國時奴視諸大臣景賢長身玉立簡靜自持見瑾踞不爲禮然終瑾之身竟不能中傷以太子太保予告歸

錢大興人戶部尚書中敘之孫苑馬卿璉之子父初爲光祿卿例廕子爲國子生以屬機辭曰弟相早失恃請以命捐成化丁酉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守備機務在翰林時本業之外從事律學每取法家所爲疏議者細書各條之上蓋志在建立不屑章句間也在南樞時流賊犯江上機謀于同事諸公曰今日之事惟擇主將立賞格修營柵鄉軍士爲急時李都鼎自貴州寵鎮遂南京方遣人迎致之而委重爲李以未得朝命辭機曰朝廷勑諭我輩有曰凡勑內該載不盡者爾等從宜區處此非朝命也亟取尾屑竹木爲營柵使沿江軍士免暴露

之若人發官帑銀七千餘兩犒軍諸公皆猶豫機曰某當獨任遂草奏行之防守有備人心以安旣自歸南京日與故舊飲笑爲樂別號樂忘

梁材大城人弘治己未進士起家知縣入爲御史值逆瑾誅爲榜諭天下及錄付史館皆材筆爲當時所稱及調知杭州益以廉能名宸濠之亂材方爲按察浙中浙去南昌不遠鎭守太監畢真與濠通人心洶洶御史張紳就謀于材材即條調兵食方略一日悉具乃自往說畢撤兵衛二淛遂安嘉靖初按察雲南有土酋相讐殺材乃坐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罰牛羊若干以賻土酋叩首歸服人難其太黠公曰治

兵法如是足矣后調知兵先有容謀以法無他故止十七年
再仍為大司寇加太子少保時永樂張相新貴用事嘗以意
氣上公卿而獨不敢蔑視公已上念吏治不馴特命公以司
寇行考察所簡汰數百人大猷特論人大讞久不決四事命
公無同覆勘之數日悉得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肯朕
無愛矣久劾湖閩公卿落職歸卒久之遺儲大乏上乃嘆曰
今諸材在當不至是時大夫頗尚圓通大臣或阿上取寵而
材獨屹然自守中流砥柱無愧古人后進語曰端肅蓋稱易
名之與云

上
儀文安人嘉靖癸未進士授靈璧令俄改嘉定兩邑稱平徵

拜御史吳中大臣力荐儀才遂有守撫州之命儀至嘆曰郡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涸〻可考何以定賦〻不均不可以致民吾誠不能一日安其上遂日夜沉思學畫率僚屬躬循阡陌闊計丈數徑溝洫縣〻各爲記籍卒破籍駁之或洑或否恒以一警百民毫厘不敢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徭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淮斷平令下初若頗碎后無不稱便者期年化行訟簡治平爲天下第一県陞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與仇鸞作而歸天下益重之

燕忠薊州人成化甲辰進士投常州府推官県陞陜西按察使劉瑾柄國附者甚衆泆回御上尤所爲意忠獨無簡遲于謁

瑾雖卿之卒莫能害之改大理寺卿執三尺惟謹不肯少有推移貴近有所請托必正色拒之吏部擬存忠爲吏侍及兵侍皆不報或諷便少貶以求進忠曰大臣進退當以正求而得之人將謂何生平性狷介峭直居常寡言笑不輕交際人望而畏之有包拯之風焉

牟斌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蒨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斌輕刑緩械曲爲申救有任御史者自恕諸僚上奏時署其名已定他出斌嘆之曰古人恥不與黨人獨得與名乃悔耶瑾令從獄詞去銑疏首權閹字斌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鄉以失

原奏破害台儕冝自為計奏入瑾大怒又傾知斌庇言官矯
旨廷杖斌垂死瑾誅後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内官相許下斌
治内臣趙張雄令回祥并鞫斌斌不從雄陷斌安置武昌感
疾而卒斌毋用時長子死工部官贈三百金斌指其兩子曰
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天若受金行此反矣斌瘞歐衣毋
道禍怡怡若分然崔公銑嘗言正德之時奄宦用事士節靡
然求其正直自持者惟劉忠傳珪与斌三人而已

楊和固安人自少孝親睦族勤學好問及長剛方嚴正不愧暗
屋且絶口不言人非曉領鄉薦由徐州學正陞國子博士平
昔不務蓄積惟殷于教子著有學範一書以教后人講明義

理不專數科舉之學長于維傑正德丙戌廷試第二次子維聰正德辛巳廷試第一俱為海內聞人

史道涿州人正德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給事中劾江彬神周等罪又劾尚書王憲黨惡通賂世宗初又論救王瓊得減死使朝鮮為副使遷山西僉事忝恐相楊廷和專擅疏其不法三十事楊立辯得旨史道拿問鞫金斷丞廷和去國言官合疏以訟復原官疏辭仍願外任許之陞江西僉事累官大理少卿都給事夏言方當上意駁陞協院僉都因劾停之鄉鄉史汪鋐阿張孚敬意借監生儲案誣奏欲重治少宰徐縉力劾阻汪即述其言以聞上置不問給事中鄭準言事鞫與史

歷訴以病乘舟錦逆道以逃遁力爭之給事中孫應奎論混
奏汪鋐爲謂準怨望道阻撓坐罰俸半年孫論賠丞十三年
陞大理卿署都察院事會因推劾遼陽山東巡撫議又以辯明
稍后開任十五年起左僉都撫大同陞副都將左回部以北
毋艱去庚戌都城戒嚴起原官事平以疾乞休得允甫七日
馬市議起命往宣大措置計擒妖逆蕭芹等陞兵部尚書累
乞休允之加太子少保

蘇

志皋字德明固安人嘉靖壬辰進士歷陞右副都御史巡撫
遼東生平嗜學宦轍所及無一日廢書所著有益智錄極其
典博其后人式微質之同邑楊都尉家楚中文太史安之見

而以為勝於通典兵火后不存
劉敖祖永樂中從其始祖自潢州寔都下占籍武驤左衛祖達
以明經為御史大夫敖祖在巡撫御史弃圖書早善隸文啓
靖庚戌進士仕至固原兵備副使壁任著有政績及辭組歸
闕日涉園陶情觴咏京兆首善地闕專誌京尹敦請徵載筆
適督府以薊門邊東北勝之圖而知撫州作關鎮志九三關
嚴以是得縱遊諸塞所至輒有紀一日閩上問其姓名有詩
云見生髮鬢已蒼驗敢謂文章擅彩毫過誤偶承明主問因
緣不是鬱輪袍所著有四鎮三關志十二卷春秋稿二卷劉
仲修詩集及文若干卷塞上言一卷藏世宣威清府行樂二

卷燈市謌長門詞二卷雲林和稱空中短柱欲斷斷中一笑

裁氷剪雪都邑繁華蓮步新聲共七卷行于世

陳堯順天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嘉靖十四年舉進士仕至刑

部左侍郎告歸少從呂高陵游既仕卒以文學飾吏治所

至輒聚生徒講學過彤勝未嘗廢遊觀南安為之築雖翁亭

于龍舟山南安人言公品誼可當廣陵直不飲耳堯言因號

雖翁所著有雖翁集

郭文輔字共臣宛平人舉進士授行人嚴嵩專國其子世蕃受

賂鬻官文輔雅不妄交飲跡自守不與通使還同署生彖奏

金銀方物于嚴氏文輔不背又無可將人咸笑之曾考遺言

官世藩聞文輔名欲引之且藉以示無私陰遣客諷文輔且期以五百金即入臺無疑文輔笑而佯應之客反報世藩甚悅即白其事于嵩授御史客如約責金文輔笑謝而已世藩以爲誕已大恚爲早甚考察百司世藩陰令冢宰誣奏文輔巽懦不稱改户部主事文輔怡然居之居部清約寬雅秋毫之利不涵也人稍稍稱之知常州府文輔孤介爲政持大体與民休息絶無干謁當事願之調永昌治如常州久之投劾而去去之日惟圖書數篋而已家更貧困至不聊生號自歸于學無所不窺藏書數萬卷躬自校讐與驃騎將軍爲虞乾爲友應乾直疏犢雅有古人風交相砥礪相得甚歡雖君朝市門堵蕭然他人莫敢望也應乾嘗稱之曰共臣之爲人虛

不逐物卑不失己悠悠自遠雖迹同軒冕而肥遯之貞卓然獨往讀書持論不軌轍于古人冥心析理不膠結于胸臆眷怙敘知寬宗廟之瑚璉幽冀之楨幹也人以為知言

劉穀乾原安人為給事中時值國計告乏令廷臣會議或欲微催歲通負或欲加增賦額公獨上疏云近日北敵陸梁陛下赫然震怒欲大舉撻伐令諸臣會議軍儲諸臣為一切不得已之計用佐經費臣聞蘇軾有言豐財之法惟在去其害財者臣謂今害財之大者有二非冗吏清冗費乃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

矣今邊功之陞授勲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不止八萬也今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十萬也成化時視洪武爲冗今視成化時尤冗遠視宋之官制三萬四千員唐制一萬八千員漢制七千五百員又不啻倍蓰矣文武官制外如閹宦之收入漸廣錦衣之冗進漸多中書等衙門帶俸漸濫與夫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厨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及大工陞孤假絫攀尤不能悉數蓋已萬〻千祖制矣乞勅各衙門清查御省祿俸無箕所謂革冗吏者此也又聞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銀尚有八十萬自二十年以

米供應日增餘銀頓盡其本寺進御膳蔬果初無定額惟以內監片紙據數供納內監官乾沒歟以所進獨之行戶所以前后多寡頓異者內官之滲漏肖破也其供應各衙門侵盜尤多乞勅禮部再三酌議著為令典年終遣科道官查覈所謂革冗費者此也二冗既革國計自然有餘何患軍興之備哉以疏中事侵內監大不悅之后累陞至大司農隆慶初內降取買真珠貴祿玉等項公執持不行上切責之予閒任公惇謹事持大體始終不渝其操人稱為台大臣風

泳儒世出交趾其祖從宗當宣德時從征有功賜第京師校錦衣衛千戶世襲又詔其子孫世補京學食廩應科貢儒則復

宗之孫也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右都御史提督漕運巡撫淮揚每任輒著聲譽當為諸生時以能文名呂涇野薛西原諸公亟加稱賞及致仕避居西山杜門謝客絕口不道時事日與耆老結社以詩酒倡酬所著有安邁十事及詩文行世

福將京安人由世職歷官漕運參將值黃河為害僨運八載以單法部署日泛篤于洪流怒濤之中艱苦萬狀龐艘為浙直先將身處膏腴不私一錢內閣徐公階本兵楊公博極為推服晉都督總兵填淮安總漕如故世廟以漕不過福將勇不過焉旁稱之

李三才先世自臨潼移居京師卜宅城東之張家灣萬曆甲戌

進士少負志節磊落不羈登第后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相契合以名世相期許亦幾允貞爲御史時江陵初敗執政猶席其餘威任意蔽事而張蒲州四維之子聯翩高第允貞具疏抗論謂不當私其子蹈江陵覆轍執政恨之出爲許州判官公爲戶部郎上疏救之亦降東昌府推官頃之允貞陞南吏部主事公陞南禮部主事時鄒公元標由建言遣戍爲吏科給事中復以言事調南刑部李公化龍爲南工部數公多暇相過文酒從容每連鑣出遊望之者若列仙也公自南移北聲望益重時擬以卿寺待之婁江王相國素愛公欲致之幕中公夷然弗屑也出爲山東僉事公輶車所致風行

當僞丰裁大著乃始以台俄有督漕之命時稅璫初設縱橫
四出而在淮之璫增爲甚公上疏力發其兇肆疏入不報復
上萬民塗炭已極一疏語益激切復留中不報乃自劾閒求
休致遂奉旨李三才既推托着他去罷事下一時任工相須
驗愕南北臺省交章保留疏入不報三才發疏請代而歷陳
民情之困苦國勢之顚危熱血淋漓聲淚俱下神宗卒用其
言撤回陳增兩淮之人歡聲振天如解倒懸也功高望重僉
人側目衆疑其與援更值時論欲以外僚直内閣如祖宗朝
故事衆見倉場孫瑋疏薦于是工部主事邵輔忠科臣劉時
俊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等相繼出死力逆之三才一面請旨

曾劾上觀閣一面與之攻訐請致仕之疏凡十五上不報乃請移居徐州俟代又不報遂題登舟俟命始奉有准去之旨歸而建雙鶴書院講學侍御史孫居相特疏擧荐衆恐其復用御史劉光復李徵儀郎中聶心湯謂其擅用皇木上即令徵儀心湯往查望木既無的據心湯又謂書院爲古官地奉有胆大欺君始革職之旨三才與同鄉政府書云其與相公同里同學從無嫌怨不知何故必欲置僕于死地僕生平傲骨不喜媚人使今日可以附相公又不如始進之日附江陵以蚤取通顯也豈有四十餘年之砥礪一旦而盡失之與某此番自分必死何敢望有今日惟是胆大欺君四字試問相

公清夜捫心安耶否耶求幾求事孔亟經畧乏人中朝復思其才以戶部尚書起用適公以病卒

呂邦耀大興人萬曆三十五年仕兵科給事中適西朝房失火上疏言朝房臣子退居之地聽鎔之所一旦煨燼盡因用人更事所用不必賢〻者不必用內外睽隔人情蘊崇所致語極切直後督學河南所收皆一時名士請告歸留連詩酒賦米氏燈律詩一百首俄頃而就長安傳誦

傅好禮固安縣人萬曆甲戌進士授涇陽知縣以治行徵授雲南道御史因事納忠建曰六事曰君臣之情當通曰奸欺之罪當誅曰外戚之爵當停曰內操之兵當罷曰山陵之行當

止曰后宮之宴當節不避齒馬投鼠之嫌如尚寬杜漸諸流
曰勤講學曰修寬政曰禁興作曰復常朝曰賤貨物曰戒畋
出至請誅怙寵之中官裁技邑之戚畹尤人所不敢言奉命
按浙值大祲動帑銀二萬留漕糧萬石賑之先發后聞曰俟
命至而發民已溝壑矣未幾陞僕少丁內艱起補四夷館太
常少卿時稚使四出海內騷動遂抗疏言假宮抽稅之害不
報吏補牘號闕下者三日左右持之不起神宗震怒降廣昌
滕典史大小諸臣交章伸救皆斥降有差上書其名於屏示
不得用而中官又切恨之遂家居十五年復起中格巡按為
請卿典吏部為謹符贈太常寺卿

王遴霸州人嘉靖丁未進士授紹興府推官丰裁大著為人剛直考滿至京僅歷武選主政時楊公繼盛為武選員外郎甚相得也一日楊公上疏劾奸輔嵩自分必不免過公嵩相別並以妻子托之曰遴君為社稷計吾不能為社稷以安君之心乎楊曰余一女二子一子已有覲次子與女皆幼長而婚嫁在君擇為遴乃以女許其子次楊泣拜而別時嚴嵩威勢甚赫人人避匿楊疏下逮繫刑部公往送至獄時奉旨查嚴效忠嚴鵠冒功一事甚急兵部尚書聶豹嚴之門人也遴言冒功之事甚實長安無不知者且據實具覆聶知遴不可奪乃啓報嵩嵩上疏辭冒功之官前諭冒功遂免覆嵩切齒於

遴會有躬弁聲冤者逮遴下錦衣獄查無干涉釋放楊公之獄上諭死遴榜徨如失左右手自往西市收其尸作詩二首哭之將口語籍籍遴不顧也未幾陞巡兗州道又自河北道轉山西苛嵐兵備副使聲望大著撫按皆忌之公其是告休撫按並怒遴會疏糾劾降調苛嵐士民為公頌冤于新撫按公疏薦公復任上乃將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促之赴鎮遴有保安之捷陝西按臣溫如玉上疏劾其踈防在內科道和之遴回籍聽勘時各邊告警需人甚急推公宣府巡撫以修城之功加俸一級功以親老請告不允陞兵部右侍郎提督京營復三疏控辭不允然以抗直與張江陵語多不合適有

闕視之議遂自請行遂上賜飛魚服以寵其行闕視竣上
中途患病乞仕致疏不允人懇請得回籍萬曆壬午起補原
官陞南京工部尚書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又改北戶部尚
書在部正值議從祀諸儒公力言諸儒從祀須以篤踐爲主
餘皆僞也陽明以才勝若篤踐工夫難與薛文清同又曰楊
明得從祀則朱晦菴呂東萊皆不足信言之鑿鑿尤爲有識
乙酉改兵部尚書時兵部政務甚敝已極一切聽命於內璫
及大璫拱手受成而已公受事凡有請托遂行拒絕于是內
閣嗾言官糾之具疏請告允令致仕公家居杜門荐用之疏
無歲不上四賜存問享壽八十四終祭葬如制公所著有大

隱堂集四卷二鎮疏草八卷奏議十卷子王渠晉字西里爲

考功郎先公而卒

[illegible]集文安縣人隆慶辛未進士累陞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嘗其

爲御史時按淮陽值黃水入淮﹅大溢總河大臣與撫臣相

掣肘而有司行河者率委之倅貳又有議罷先公舊隄勿修

而別開支河者疏言倅貳稚柱不如專任守令大臣事權

不一難責成功宜罷總河以其事歸撫臣使入河口外高內

下開支河則引倒流之湖闢私販之路不若修先公舊隄使

內水不出外水不入外不損鹽竈之地內不傷耕植之田疏

凡數百言皆鑿﹅可行部覆如議事竣有白金之賚中州宗

室蕃衆而祿最不給或有言宜開宗學恤貧宗者下有司議悍宗睦梧輩指是爲宗正睦㮮罪搆其党侮擊之因聚衆稱亂人情洶洶璧時方在道聞之即疾馳入大梁捕其謀主者東曾數人余武卒列伍備非常始疏陳其狀有詔罪首惡而釋其党中州晏然璧常言治大猾宜緩急則謀洩而易脫乎大猾宜急緩則党固而難安人以爲名言已擢湘府鄖陽當恇擾之后推誠布公一以寬行之而不欲如束濕然地方方賴以秋寧而中蜚語歸嘗謂伯淳言撥拾短長以希直名有所不能盡終身以爲則焉

米萬鍾字仲詔宛平人萬曆甲午魁本經明年成進士歷令永

浮鋼梁六合三邑庚戌爲廷評遷計部〻出湍浙江觀察江
西當其自江西歸道經南京時中貴人守備于斯者方爲璫
搆祠祝尸開其堂大喜使〻奉幣求公數言感動上公者尚
鍾怒斥其人去中貴人恚甚以聞璫〻怒益甚乃嗾其門下
御史倪文煥疏參公黨人魁也削籍爲庶人鴻雖逐不欲君
京師南北雍定浮沉江湖間戊辰以新命牽復又三年始備
太僕少卿晉光祿寺〻丞事未幾病作不起朝野惜之公病
時陸淑人日夕呼天號泣請以身代革之日一慟氣絕稍甦
諸子泣慰進湯匕揮之于地再慟而絕萬鍾生平好石所蓄
奇石甚富人稱爲友石先生李威畹爲圖于城西之瀛洲極

其宏修公作園其傍林屋橋梁畧加點綴遂與爭勝公家有白雲山房中貯名石三客至壺觴嘯咏自取所藏小石娛客數十往回不倦風流貞潔士君子稱之

馮有經京師人萬曆己丑進士戊戌以右中允充東宮講讀官一日講官進皇拜太子偶不爲起公奏曰臣等承乏春宮輔導無狀致殿下失起立之禮敢請其罪光宗改容謝之公事母甚孝立身謹飭人以孝義稱

王燮宛平人萬曆壬辰進士修髯嶽立瞻視如電談古今事動中竅會值盤錯游刃無堅始爲潞安司李讞獄平允一意謝請託雖忤權貴不卹也既遷臺省得版曹欣然曰焉自千里

亦何苟必立仗乎既以先監往浙江請先監立祠歸給軍士布花數虛濫者將萬人受賄餉逸左三年節省餉銀二十七萬加二級以示優異既而出備兵陝之鄜州無理靖邊籌畫邊務屢奏膚功晉右布政而邊盡瘁以殁嘗有史論數卷卓卓越創于時旨謂稱漢司隸王尊劾丞相衡御史大夫大譚阿說不道以諷近世之事又言薛宣論陰陽不和罪蹤苛吏焉駁論救世在理財足民為詭隨邪說顯叛經教闢其言

方從晉順天人賦性惇厚事不修飾為司成時大璫田義有姪入監甫三日即欲撥歷持之不可義怒使人語之曰若不受官邪何此小事遂相拒絕遂諸告去家居最久時神宗倦勤

外隔絕朝臣水火從哲與福清葉向高同居於地葉與爲調劑將望歸之既而棄去從哲獨相口語藉藉適紅丸議起宗伯孫慎行糾公謂藥爲公所進例以許世子爲試君當誅下部議公上疏請投之四裔以謝人言高陽孫承宗乃宗伯所舉士呂言於朝曰進藥不止一人寔出聖意當之曰弑非律令也庸醫傷人有罪況爲乘手李可灼當論如律平人父母疾革誤藥而傷歸咎長子長子之失主張理也從哲宜受長子失主張之罰宗伯志以爲反己而庇從哲然人以爲公論蒲州韓爌亦出揭謂不宜苛求從哲歸而杜門卻掃不關戶外未幾逆璫借紅丸一案以屠諸君子浙人徐大化欲康

此以足之不應崇禎戊辰殁謚文端

侯鄰樹拱辰大興人尚壽陽大公主遣時清宴領戚里掌宗政五十餘年公當神宗靜攝批答稀簡礦稅煩興遼左鬯地往〻抗章切諫而其最大者則無如國本一事蓋自萬曆中震位久虛寔怒交作舉朝公疏伏闕環視莫敢署名公曰宗人府文職一品衙門此會典也顧以秉韋先之疏上懷印入午門俯伏待罪疏留中不報迨辛丑冊代王之訟與挺擊之獄起公據經引義慷慨列白國是者定卒謚恭康

吳孟明山陰人以錦衣籍居京師子弟皆從順天舉起家當大啓中逆奄用事用其私人許顯純掌詔獄而孟明適為之副

舉小楷大指以一網盡內海正人君子嗾奄授意而顯純綜刀為每出片紙所署名姓累累如絲牒孟明從容語顯純無多所連染連染太多于鈞究者則怏矣孟亦自為他日地乎顯純亦為聳動后光繼合幾四十人孟明又佐顯純定爰書坐賍皆無左証預為昭雪地舉小調知之嗾奄逐孟明去而大獄始成楊左輩皆考死崇禎初以都指揮使掌衛事進秩一品不幾內閣溫體仁與丈震孟相左以票擬事上疏糾文逐之去鄭鄤乃文公同年相善者並欲除之適上表章孝經乃疏糾鄤廹父杖母大不孝上斥其職下錦衣逮問及体仁病歿事稍解適楊嗣昌不齊父喪黃道周糾之上召對嗣昌

言鄭鄤杖母不孝道周謂其不如鄤以此反詆道周上怒道周並逮怒鄤必欲殺之矣因事久不結責孟明回話孟明言鄭鄤杖母一事歷訪其鄉人委無的據罪不至死且引協理陸完學御史王章為証上以其黨庇怒褫其職特遣內璫嚴詢處鄤極刑當其回奏俟旨傳聞上意不測孟明處之泰然曰此身不死于逆璫而死于聖明之前固無憾也人益重之

史應元以舉人授黃平知州生平不苟言笑每事必準古人在黃平清徭役簡詞訟以教化為先不事刑朴月俸外橐無一錢請告歸一蹇一僕蕭然如諸生布衣徒步鄉閭閒殁祀鄉賢人以為無忝

丁乾學原籍山陰從居於北遂爲京師人公生而不凡所著詩文自成一家不肯爲人籬下行止磊落駿偉有國士風萬曆己未成進士聲名噪甚人以爲榮公愀然曰讀書中第此豈常事有何足美但賢奸莫辨此時事大可憂者挽回之術正在我輩一登仕版乾坤負重自此擔矣逆奄魏忠賢擅竊國柄竈焰日張公憂見于色會有典試之命謂詞臣以文章事主葵藿之誠當于試錄發之或得賜乙夜之覽萬一感悟不然公言之天下以當討賊露布耳時楊忠烈漣方上二十四罪疏和者群起工部郎萬璟言之尤切遂死杖下璟江西南昌人也公試錄序擧李時劉球鍾同爲比周言二百六十年

何大臣救大議論不自爾鄉出所以推重璟甚至復引燕國從語成諸士切謂舉朝抵觸上不即下有所推折以受自謙謝豈適剛為皇上陳勦人快咸之詩有不沛然以從深閉以盜賊養戎閹豈無舉終言天子神聖近聞有合朝陳罪召至有黨狀下者倘亦古人章修厥德之意逆闒目不識字試錄進呈不知云何其黨持以琶闒周切齒公儆南臺疏糾省直諸典試臣語譏上公者遂矯旨奪其官奸黨高呼謹故公僕也至是冒錦衣衛看受檔指率群惡狂毆恣掠至身無完膚骨脊寸裂而去生是竟不起崇禎初詔下法司議伏誅餘黨遣戍贈侍讀學士

學之洪原名之商大興人天啟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督催河
西務事竣羨餘悉件不侵以顛倒請正色比之入之馮節以
脩緇顏時逆奄魏忠賢用事遣其爪牙督理漕事勢張甚公
畧不為禮其人見其少年風骨稜稜咋舌而去丁外艱
歸里襄事後鍵戶讀性理諸書每言為聖人之學當舍此無
由服闋先是逆奄時三殿工成群臣濫冒加級在家未
及加至是應補遇上究謫有相忌者遂降浙江布政司理問
未幾陞行人司副轉陞刑部主事晉員外郎中清執之聲著
于一時甲戌陞浙江僉憲丙子陞山東少參仍兼僉憲戊寅
陞山東副憲以進萬壽表入京聞母氏及妻之變亟奔喪歸

下杖柩徒跣入蒯疢畢搆茅屋于墓側不几不渴晨昏哭之而泣三年如一日也辛巳起補山西副憲分巡河東道時晉撫蔡懋德自心理學公當戎馬倥偬時建河東書院與衆子衿講解經史以墓所之記在疚記與蔡公進桐印正上年流賊事迭上命廷臣各舉知兵者衆推薦蒯蔡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大宣為重鎮積弛已久調撫宣糾司餉主事張頎抱貧赴下徽總兵唐鈺貪橫無法備用儀仗已成跋扈之勢調措其罪狀上令械繫鈺鎮中文武將吏始知有朝廷之法甲申正月流賊攻潼關秦督孫傳庭敗績二月初八日太原報陷蔡中丞懋德死之遇諜泣而起二十二日報武寧陷周總兵

遇吉舉家巷戰而死馮嘆曰此真男子也即露宿城頭分兵阨險要三月一日大同逆鎮姜瓖迎降撫臣衛公景瑗不屈死道臣朱公家杜偕妻投井死人心震懾馮集文武紳衿于城樓設太祖高皇帝位歃血共誓同心死守又集軍民諭以大義並臚賊之貪虐衆為感泣檢卧所止衣被一篋出以犒兵存大紅公服一襲付中軍官曰脫有不幸用以裹我盥櫬則臣杜勳總兵王承胤已降賊勳忽欵語以降請公大罵之俄賊薄城下叛監鎖開南門迎賊入軍民潰亂遂登北城樓絕嶺易大紅公服剌望九叩從容罵遺疏并家書付提塘官令趨城而下揮衆入去解帶自縊三月十五日提塘官將遺

授通政司十七日奉有之馮死難最慘忠烈可憫着首輔從優議卹之諭時賊已至城下壯勳衆城飲于樓至十九日門開城陷

金

鉉充平人年十八舉順天鄉試第一戊辰進士授楊州府學教授日進諸生闡明濂洛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入比於京朝安庭先生尋轉國子監博士庚午遷工部主事督理單器躬自參飭弊慎有加時内臣張彝憲奉勅總理户工兩部錢糧且建立公署鉉特建言請罷疏入不報未幾彝憲移檄内關兩部司屬謁見合儀部堂体制等語鉉憤然曰不幸而前言驗矣又疏糾彝憲亢傲眛心妄自尊大語極峻直奉旨

切責然兩曹諸司遂無一人肯至爕憲之署爕憲愈甚亡何
分税杭州未任以病請告歸甫匝月爕憲以火器不中式參
公奪職乙亥春奉旨起廢朝士多薦之嚴旨責冡宰且寘選
司獄起廢之議遂罷辛巳父汀州知府顯名卒于丹陽鉉自
燕徒跣奔赴葬父晉陵奉母而北從遺命也服未闋復有起
廢之旨衆又薦公一日上御文華殿召六部堂上官及科道
掌印官面舉清廉官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力舉公服闋起
補兵部主事巡視皇城甫二十餘日流賊犯宮闕三月十九
日早聞上変投入御河而死母章氏妾王氏弟鍨俱赴井死
成德懷柔人少倜儻有大志以忠孝自負爲諸生時因家近京

師每聞逆奄魏忠賢竊柄肆虐則拊几狂叫曰吾恨不能為
天下殺此賊聞者驚避又得楊公二十四罪疏讀之焚香下拜
曰大丈夫當如此懷錄人以為狂生其又文桂毋張氏獨善
之崇禎辛未成進士選滋陽令有廉能聲然鯁直不能俯仰
上官時陳留人王國賓為知府公每譏刺之非官索恪從中
排構飛切齒成乃列款揭之巡按禹好善被劾逮至京時山
東士紳極言其冤上使人至滋陽訪之所糾不實擬寬釋之
矣時烏程溫体仁當國初以枚卜為諸君子所擯出深斜與
排首上頓心信之乃以黨之一字禁錮諸正人而導人主以
刻覈之術時海內有飄然衰亡之象矣德在獄每聞邸報輒

忿々不平曰我皇上能除魏忠賢之奸而不知大奸復在肘腋也于是具疏論列体仁罪狀直聲震天下受杖者三下詔獄論戍榆楊懸坐無主贓六千七百有奇体仁恐其復有疏也遽發遣留北其家屬妻劉氏及女俱以困斃母氏聞公杖不復悲痛曰吾得為范滂母矣乃使侯服坐西長安街候擒仁出朝迎而詈之謂其殘害忠良欺君誤國亦之步林甫秦檜德至戍所衣食不給幾之泰然益肆力於學七年癸未冬赦罪補如皋知縣上疏陳謝衆言有司悟過之語言甚剴切隨內擢兵部主事痛心時事以切子夢來託金壇同外家誓以身殉既受事見兵柄盡寄中涓議論紛紜寢聽日褻每過

同年孫承澤寓相對唏噓流涕時流亂已至昌平延視京營科道請催營兵登埤不報上謂戶部既稱無餉內帑業已如帰各官速為具議公謂澤曰事迫矣無可議宜催京營諸公勸兵上城吾輩各罄所有又勸商民議輸支持旦夕以俟王玉乞吉吳三桂之至可也公歸盡以衣服簪珥送至承澤家合之衆人所捐運至城上十八日復共議捐措閶闔城上監視大璫魋叛璫杜勛上城知有異謀往請名對不報次蚤公約澤同至魏內閣藻德寓請皇上親御樓各官願分地死守詔大覺錦衣衛駱養性至謂宮中無皇上遍宮人亦馳於外執而問之所言皆同也公至澤家泣別約以同死家人忽報澤

室人劉氏子媳林氏已投井矣感嘆而去公歸寓聞啓母病太夫人以大義首太夫人自盡一詠一妾繼之以從容投繯余亦於王邑堂自縊為家人輩所持復乘間向子道撲投井復為家人救出然未半入井及出已未不死豈非天哉豈非天哉至今回憶公之遺烈求仁得仁未嘗不潸潸下淚也公有幼子名夢果寄金壇同年王重家王以女婚之女歿復以甥女繼之此古人也附記焉

戊公臨難與翰林院侍講馬公世奇書言弟幸老母舍妹俱在此老母爭欲先行決弟之止以慷慨從容二義為告弟志在為其難惟變起倉卒求筆先以自刎啟復以二義相商也使

在都燈神畫如光令鴻發北海天下事尚可為若此碌〻衆下何哉言之憤切馮公答馮言讀教可謂是坎是于奚之教之弟何語年凡極推光令萬孫北海令人畫如兩君子事亦等至今日乎北海孫承澤跋曰康熙癸丑二月毛錫馮公世濟孫卅計偕來都特示兩忠絕筆余捧讀之不覺泫然出涕兩忠皆馮公及成公德嘗余道同志台之友也憶癸未與馮公同業武闈內夜促坐談及國事紛紜內豎兵柄相臣庸懦危亡無日泣下衣袖沾濕次年甲申賊勢益急余同光公時掌數上疏不報二月賊至宣府監視杜勳同總兵王承胤出城迎賊與撫朱公之馮死之余上疏請誅杜勳弟姪在京者

以爲從賊之戒急撤城守内臣還京營捕營兵柄于知兵大臣不報忽下諭云杜勳罵賊身死忠義可加贈司禮監太監立祠豈府有司春秋致祭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堂上官諭下舉朝失色三月賊至都城兵部以題視京營科道光時亨王章手札上聞言城守太監曹化淳王德化等夜縋杜勳上城飲于城樓上亦不加詰責也十九日黎明成公約余同至翔請召對及至宮門止一老監坐地職名傳入老監亦不見矣兩人馳至魏内閣藻德寓請上出御城樓於未亮錦衣衛駱公養性倉皇至言宮中无至尊宮女逃出執而問之所言皆同成公同至余家泣而拜別家人報余内人劉氏縊林

入井矣戍公悲惻而去余入玉恩堂書架後自縊有盧畫娥姓者呼衆解救諸僕環泣而守余潛服片腦兩許嘔吐不死賊已入城衆僕各匿妻孥余乘間同長子道樸投入井中舊僕姚思持賊僞示來道尋至井所取搭兩烈頻絕索繫之而下井中大呼衆僕奔救余同道樸出井吐血水斗餘死而復甦僞紀功司差人昇至蘇州衙衙余求速死偽司李姓河南人溫言慰藉公有德撤鄉口碑尚新不忍害公也閑之空[illegible]首守者偽錦衣尉梁姓日以飲食饋送言新娶妻室乃東院肯樸舊相與徽州蔡舉人每言公為潮中名臣袖公本稿席間傳誦內人 知之羹飯皆其親製彼一婦人尚知好義其

陝西紳生素負義氣公無逃處偽坐也偽司上本求寬北順
天諸紳李自成想以入城時京紳無一人迎見者欠偽司發
死余死亦在旦夕幸
皇清大兵入關逆賊宵遁余潛回上林養病村落上林丞郭公
永泰報部起送至京內院范公洪公極加稱贊同鄉內院言
其來遲范公曰再遲數月亦無妨也補吏科都給事時李自
成尚在西安余上大讐未報受職不安一疏奉有刻期為剛
矢報共在同仇目下大兵進征逆賊即當殄滅孫承澤本內
情事知道了之
旨卷中書諭即日受事荷蒙再生以至今日一籌莫展忽病告休

二十餘年無所補益于世今見兩公手札從容就義臨危倚矜推反慚愧欲死八十之老行見兩公九原或鑒此區區苦衷也

鞏永固字洪圖宛平人尚樂安公主公孛乃李選侍女所謂八公主也都尉崇文雅被服如儒生喜與賢士大夫遊人方之王晉卿公主甚賢每值都尉宴客則蔬菜酒茗必親製如士人頗為崇禎癸未二月初九日上召公侯伯至德政殿言祖製勳臣駙馬入監讀書習武經弓馬問各有子弟年各幾歲成國公朱純臣定國公徐允禎等皆對以子尚幼而都尉獨上疏請就學云成弘以前赴監考驗嘉隆以後就家讀書然

先年教習尚皆三年六年考滿進見終歲屢遷武職年不滿
矣與其設員無定徒遂偃仰之私孰若相觀有成進隨從公
之遊播門環積懽振驚之有容賢圖序賓批騐處之合節先
判騎馬若梅殷李堅趙鄰求獎井源焦徵石璞武晉蕃封翻
武宣獻樞府豈非樂學之效臣又安敢自棄于聖明之世哉
蹴上〻褒嘉之未幾公主亮例有遺念之進上諭遺念不必
進其冠頂服冊及有龍鳳袍器蓄恭進因進公主金冊之道
九翟珠冠一頂禮服一襲龍鳳花襖十四件龍鳳尺頭二十
疋龍鳳屏椅九件鳳床六張鳳衣鏡一架因言今日之事起
于遂平長公主乃進例非舊制也何臣恭謁壽陽端安延慶

大長公坟園及覬其祠宗其金冊衣冠完然在列其子孫棠遂世守設其業衣不當圭璧琬琰並先朝之制亦來詳進繳之例也上得疏憫然因還其冠服金冊止收龍鳳器物至著為例又疏請為建文帝加徽號正祀典凡辨僻議甲申三月賊破宣大上憂甚命大臣集議將詞臣李明睿請駕幸南京項煜請送皇太子南京科臣光時亨力糾明睿為邪說上御勤政殿獨召都尉密商然其議之閣臣已秋塞又欲以太子屬公而惜已晚三月十九日都城陷將公主柩尚在堂哭〻二女公主所生也乃以黃絕繫于柩前縱火焚之自吉公大学世受國恩身不可辱佩於胸前自刎而死